

世界名著典藏

Don Quijote de la Mancha

堂吉诃德（下）

[西班牙] 塞万提斯/著 刘京胜/译



名家全译本
国际大师插图



全国百佳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世界名著典藏

Don Quijote de la Mancha

堂吉诃德（下）

[西班牙]塞万提斯/著 刘京胜/译



名家全译本
国际大师插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堂吉诃德(上下)/(西)塞万提斯著;刘京胜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5.5

ISBN 978-7-5117-2641-4

I. ①堂… II. ①塞… ②刘… III. ①长篇小说—西班牙—中世纪 IV. ①I551.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83521 号

堂吉诃德(上下)

出版人: 刘明清

策划编辑: 苗永姝

责任编辑: 苗永姝 郑 锦

特约编辑: 陈万亭 张 亮 娄 阁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100044)

电 话: (010)52612345 (总编室) (010)52612335 (编辑室)
(010)52612316 (发行部) (010)52612317 (网络销售)
(010)52612346 (馆配部) (010)55626985 (读者服务部)

传 真: (010)665158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750 千字

印 张: 29.75

版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第 2 次印刷

定 价: 46.00 元

网 址: www.cctphome.com 邮 箱: cctp@cctphome.com

新浪微博: @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 信: 中央编译出版社 (ID: cctphome)

淘宝店铺: 中央编译出版社直销店 (<http://shop108367160.taobao.com>)

(010)52612349

下 卷

致莱穆斯伯爵^①

日前，我曾将几个已经印制好但尚未上演的喜剧剧本献给阁下。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说过堂吉诃德已经整装待发，准备去吻阁下的手。现在我要说，堂吉诃德已经整好装，上了路。如果他现在已经到达您那儿，我觉得是为阁下尽了菲薄之力。现在各方都在敦促我赶快送堂吉诃德过去，以消除另一个堂吉诃德^②的所谓下卷四处流传产生的威胁和令人作呕的影响。不过，催得最急的就是中国的大皇帝了。一个月前，他曾派使者给我送来一封中文信，要求我，或者确切地说，恳求我把堂吉诃德送到中国去，说他想建立一所教西班牙文的学校，而且用堂吉诃德的故事做教材。同时，他还邀请我做那所学校的校长。我问使者，陛下是否给了我一些盘缠，使者说没想到这层。

“那么，兄弟，”我说，“你还是每天走十西里或二十西里，或者按照你来时的速度回到你的中国去吧。我的健康状况不允许我做如此遥远的旅行。除了身体不佳之外，我的手头也极其窘迫。他当他的皇帝，做他的君主，我自有莱穆斯大伯爵在那不勒斯关照我，保

① 莱穆斯伯爵名为堂佩德罗·费尔南德斯·德卡斯特罗，被誉为文学艺术家的保护人，也是堂吉诃德的保护人。

② 此处指费利佩·罗伯假托阿隆索·费尔南德斯·德阿韦利亚内达之名，1614年在塔拉戈纳出版的伪作《堂吉诃德下卷，即他的第三次出征及历险记的第五部分》。

护我，其恩德之重是我始料不及的，而且我不需要什么校长之类的头衔。”

我就这样把他打发走了。现在，我向阁下奉上《佩西莱斯和塞西斯蒙达历险记》，也该告辞了。这部书我将在四个月内完成。若承天意，它也许会是西班牙文中最差或最佳的作品，我是指闲书。我后悔刚才说它是最差的了，因为据我的朋友们看，这本书很可能会完善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谨祝阁下贵体平安，佩西莱斯将吻您的手，而我，阁下的仆人，将吻您的脚。公元1615年10月于马德里^①。

阁下的仆人

米格尔·德·塞万提斯·萨阿韦德拉

^① 此献辞写于1615年10月21日。六个月后，1616年4月23日，塞万提斯溘然长逝。

下卷前言

上帝保佑，尊贵或普通的读者，您现在大概正渴望看到这篇序言，以为可以从中看到对《堂吉诃德》另一部下卷的作者极尽诅咒辱骂之能事，回敬那本据说怀胎于托德西利亚，落生于塔拉戈纳的书吧。可是，我不能给您以这种快乐。虽然再谦恭的人受到污辱时也会勃然大怒，但我是个例外。您大概想让我骂他是驴，愚蠢妄为吧，而我却从未想过这么做。罪有应得，自食其果，由他自便吧。最令我痛心的就是他说我风烛残年，缺胳膊短臂，好像我有了胳膊就可以青春常驻，不失年华，好像我的胳膊是在酒馆里，而不是在那次过去、现在乃至将来都可以称得上最神圣的战斗中失掉的^①。如果某些人对我的伤不以为然，那么，至少了解实情的人很看重它。作为战士，战死比逃生光荣。假如现在让我重新选择，我仍然会选择那场惊心动魄的战役，而不会选择逃避战斗以求得安然无恙。战士脸上和胸膛上的伤痕是引导人们追求至高荣誉和正义赞扬的明星。应该指出的是，写作不是靠年迈，而是靠人的思维完成的，而人的思维却可以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完善。还有，令我遗憾的是，他竟说我嫉妒别人。恕我孤陋寡闻，请他告诉我嫉妒究竟是什么意思。这个词包括了两种含义，我只知道那种神圣、高尚和善意的意思，所以我绝不会去诋毁任何一位

① 此处指莱潘托战役。塞万提斯在那场战役中胸部中了三弹，失掉了左手。

教士，更何况他是宗教裁判所的使节呢。如果这位作者是要替某人^①说话，那么他就大错特错了。那位天才才华横溢，我推崇他的著作和他那道德卫士的职务。尽管如此，我还是感谢这位作者说我的小说里更多的是讽世而不是示范，这还算不错。如果不是讽世与示范相结合，那就称不上好了。

也许你会说我这个人对自己太约束，认为不该穷追猛打，对人太客气了。这位大人大概已经很不好受了，因为他竟不敢光明正大地站出来，而只能隐姓埋名，虚报祖籍，好像犯了什么欺君之罪。如果您有机会见到他，就请代我告诉他，我并没有感到自己受了伤害，我知道完全是魔鬼的意图在作祟，而其中——最大的意图就是想让某个人绞尽脑汁，靠编印一本书获得名和利，获得利和名。为了证明这点，我希望以开玩笑的口吻给他讲讲这个故事：

从前在塞维利亚有个疯子，可以说是疯得滑天下之大稽。他把一节竹管的一头削尖，然后只要在街上或什么地方碰到狗，就一只脚踩住狗的后爪，一只手抬起狗的前爪，把竹管插到狗身上拼命吹气，一直到把狗吹得像个圆球似的，才在狗肚子上拍两下，把狗放开。周围有很多人看。他就对围观的人说：

“你们以为吹狗是件容易事吗？”

您现在还以为写一部书是件容易事吗？

如果这个故事还不够，读者朋友，你可以再给他讲一个故事，也是疯子和狗的事情。

在科尔多瓦也有个疯子，他有个习惯，就是在脑袋上顶一片大理石或一块重量不轻的石头。哪条狗若是不小心碰到他，他就会过去把石头砸在狗身上。狗被砸得晕头转向，连跑过好几条街还狂吠不止。结果有一次他砸了一个制帽匠人的小狗。那个工匠特别喜欢他的小狗。石头砸到小狗的头上，小狗疼得狂吠起来。工匠看见了，非常心

^① 此处指洛贝·德·维加。维加曾任宗教裁判所使节。

疼，抓起一把尺子，追上疯子，把疯子打得浑身青一块紫一块的。工匠边打边说：

“你这个狗贼，竟敢打我的小猎兔犬！你没看见我的狗是小猎兔犬吗？”

工匠一边重复着“小猎兔犬”，一边狠狠抽打疯子。这回疯子可长了记性，此后一个多月，他一直藏在家里没露面。可是，后来他又故伎重演，但现在总是站在狗身边，仔仔细细地看，不敢再贸然砸石头了，嘴里还说着：

“这是小猎兔犬，小心点。”

结果他只要碰到狗，不论是猛犬还是小狗，都说是小猎兔犬，不再用石头砸了。大概这位故事作者将来也会遇到这种情况，弄不好，可能比这还厉害呢，这样他就不会把他的才能用于编书了。

你还可以告诉他，至于他出这本书对我造成的经济损失，我一点儿也不在乎。我引用著名的幕间喜剧《拉佩伦登加》里的话，那就是我的市议员大人和所有人都万岁！伟大的莱穆斯伯爵大人万岁，他的仁慈与慷慨为人所共知，是他在我坎坷的命运中阻止了各种打击，扶植了我。大慈大悲的托莱多主教大人堂贝尔纳多·德桑多瓦尔及罗哈斯万岁，即使世界上没有印刷术，即使攻击我的书比《明戈·雷布尔戈诗集》^①的字数还要多！这两位主教并未要求我对他们进行奉承或某种形式的恭维。他们仅仅是出于仁慈之心，给予我很多关照。假如命运能正常地把我推向幸运的顶峰，我会引以为幸福和光荣。穷人可以得到荣誉，而坏人却不能。贫穷可能会玷污人的高贵品质，但并不能完全埋没它。美德有时也会像透过一丝缝隙那样发出自己的光亮，并且因此受到贵人的器重和照顾。

无须赘言，我只需告诉你们，我献给你们的《堂吉珂德》下卷取材于同一个人的同一素材，我把堂吉珂德的事情扩展开来，直到他

① 这是讽刺恩里克四世王朝的诗集。

最后去世，这样就不会再有人编造出新的版本了，已有的版本已经足矣。

某位体面的人物将这些疯癫之举公之于众后，就希望别人别再搅进去了。好东西多了并不会显示其贵重性，东西少了反倒值点钱。我还应该告诉你们，《佩西莱斯》我就要写完了，你们就等着看吧。此外，还有《加拉黛亚》的第二部。

第一章

神甫和理发师与堂吉诃德谈论其病情

锡德·哈迈德·贝嫩赫利在这个故事的第二部分讲到堂吉诃德的第三次出征时，谈到神甫和理发师几乎一个月都没去看望堂吉诃德，以免勾起他对往事的回忆。可他们却去拜访了堂吉诃德的外甥女和女管家，嘱咐她们好好照顾堂吉诃德，给他做些可口而又能补心补脑子的食物，因为据认真分析，堂吉诃德倒霉就倒霉在心和脑子上。外甥女和女管家说她们已经这样做了，而且将会尽可能认真仔细地这样做，看样子现在堂吉诃德已经逐步恢复正常了。神甫和理发师对此感到很高兴，觉得他们就像这个伟大而又真实的故事第一部最后一章里讲到的那样，施计用牛车把堂吉诃德送回来算是做对了。于是，他们又决定去拜访堂吉诃德，看看他到底恢复到什么程度了，尽管他们知道现在他还不可能完全恢复。神甫和理发师还商定绝不涉及游侠骑士的事，避免在他刚结好的伤口上又添新疤。

他们去看望了堂吉诃德。堂吉诃德正坐在床上，身上穿着一件绿呢紧身背心，头戴红色托莱多式帽子，干瘦得简直像个僵尸。堂吉诃德很热情地招待神甫和理发师。神甫和理发师问他的病情，堂吉诃德介绍了自己的状况，讲得头头是道。谈话又涉及了治国治民，他们抨击时弊，褒善贬恶，俨如三个新时代的立法者，像现代的利库尔戈斯^①或者具有新思想的梭伦^②。他们觉得要使国家有个新面貌，就得对它进

① 利库尔戈斯是传说中古代斯巴达的立法者。

② 梭伦是雅典政治家和诗人，曾为本国同胞制定了宪法和法典，其宪法和司法改革被称为梭伦法律。

行改造，建成一个新型社会。堂吉诃德讲得条条在理，神甫和理发师都觉得他的身体和神志已完全恢复正常。

他们说话的时候，堂吉诃德的外甥女和女管家也在场。她们见堂吉诃德神志恢复得这么好，都不停地感谢上帝。这时，神甫改变了原来不谈游侠骑士的主意，想仔细观察一下堂吉诃德是否真的恢复了，就一一列数了一些来自京城的消息，其中之一就是有确切的消息说，土耳其人的强大舰队已经逼近，其意图尚不清楚，也不知道如此强大的力量究竟目标是哪里。这种大军逼近的消息几乎年年有，所有基督教徒都对此感到紧张。国王陛下已经向那不勒斯和西西里沿岸以及马耳他岛等地区部署了兵力。堂吉诃德闻言说道：

“陛下决策英明，为他的国土赢得了时间，做好了迎战的准备。不过，如果陛下愿意听听我的建议，我就会向陛下提出一种他现在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的防御办法。”

神甫听到此话心中暗自说道：

“天啊，可怜的堂吉诃德，你真是疯狂至极，愚蠢透顶。”

理发师本来也同神甫一样，想看看堂吉诃德是否完全恢复健康了，就问堂吉诃德，他说的那个防御之策是什么，也许类似于有些人向国王提出的那类不着边际的建议呢。

“理发师大人，”堂吉诃德说，“我的建议绝不会不着边际，肯定切实可行。”

“我不是这个意思。”理发师说，“但事实证明，以前向国王陛下提的各种建议常常不可能实现，或者纯粹是胡说八道，要不就是损害了国王或王国的利益。”

“我的建议既不是不可能实现的，也不是胡说八道，”堂吉诃德说，“而是最简易可行的，是任何人也想不到的巧妙办法。”

“可您始终没说您那建议到底是什么内容呢，堂吉诃德大人。”神甫说。

“我可不想今天在这儿说了之后，明天就传到陛下的谋士耳朵里

去，”堂吉诃德说，“然后让别人拿着我的主意去请功。”

“我在这里向上帝发誓，”理发师说，“保证不把您对陛下的建议向任何人透露。我这是从一首神甫歌谣里学到的誓言。那个神甫在做弥撒的开场白里向国王告发了一个强盗，此人偷了他一百个罗乌拉和一匹善跑的骡子。”

“我不知道这类故事，”堂吉诃德说，“但这誓言还是不错的，而且我知道理发师大人是个好人。”

“即使他不是好人，”神甫说，“我也可以为他担保，保证他会绝口不提此事。如果他说出去了，我甘愿掏钱替他受罚。”

“那么，神甫大人，谁又能为您担保呢？”堂吉诃德问。

“我的职业，”神甫说，“我的职业规定我必须保密。”

“确实。”堂吉诃德这时才说，“国王陛下应当下旨，宣召西班牙境内的所有游侠骑士在指定的日期到王宫报到。即使只能来几个人，说不定其中就有人能只身打掉土耳其人的威风呢。难道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办法吗？你们注意听我说，一个游侠骑士就可以打败一支二十万人的军队，就好像那些人只有一个脖子，好像他们都是些弱不禁风的人，这种事情难道还算新鲜吗？否则，你们说，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充满了这类奇迹的故事？我生不逢时，不用说别人，就说著名的堂贝利亚尼斯或者高卢的阿马迪斯家族的人吧，如果他们当中某个人还健在，同土耳其人交锋，土耳其人肯定占不着便宜！不过，上帝肯定会关照他的臣民，肯定会派一个即使不像以前的游侠骑士那样骁勇，至少也不会次于他们的人来。上帝会明白我的意思，我不必多说了。”

“哎呀，”堂吉诃德的外甥女这时说，“如果我舅舅不是又想去当游侠骑士了，我就去死！”

堂吉诃德说：

“不管土耳其人从天上来还是从地下来，不管他们有多强大，我都可以消灭他们。我再说一遍，上帝会明白我的意思。”

理发师这时说道：

“我请诸位允许我讲一件发生在塞维利亚的小事情，因为这件事与这里的情况极为相似，我很想讲一讲。”

堂吉诃德请他讲，神甫和其他人也都注意地听，于是理发师开始讲起来：

“从前在塞维利亚有座疯人院。一个人神志失常，被亲属送进了这座疯人院。这个人是在奥苏纳毕业的，专攻教会法规。不过，即使他是在萨拉曼卡毕业的，很多人也仍然认为他神志不正常。这位学士在疯人院被关了几年以后，自认为已经完全恢复正常了，就写信给大主教，言真意切地再三请求大主教把他从那个苦海里解救出来，因为仁慈的上帝已经恢复了他的神志；可是他的亲属们为了继续霸占他那份财产，不顾事实一直不去接他，想让他在这疯人院里一直待到死。大主教被那些言真意切的信说动了心，派一个教士去向疯人院院长了解写信人的情况，并且让教士亲自同疯子谈一谈。如果教士觉得这个人的神志已经恢复正常，就可以把他放出来，让他恢复自由。教士按照大主教的吩咐去了疯人院。可是院长对教士说，那个人的神志还没恢复正常，虽然他有时说起话来显得非常有头脑，但是他又常常做出一些非常愚蠢的事情来，教士如果不信可以同他谈谈看。

“教士也愿意试试。教士到了疯子那儿，同他谈了一个多小时。在这段时间里，疯子没有说过一句不像样的话，相反却讲得头头是道。教士不得不相信他已经恢复正常了。疯子同教士谈了很多事情，其中谈到院长接受了他的亲属的贿赂，对他怀有歹意，因而说他神志仍然不正常，只是有时候清醒。他说他最大的不幸就在于他有很多财产，他的冤家们为了霸占他的财产想陷害他，因而怀疑仁慈的上帝已经使他从畜生变成了人。他这么一讲，显然让人觉得院长值得怀疑，他的亲属们不怀好意，而他已经成了正常人。为了慎重起见，教士决定把他带回去，让大主教见见他，以便明断是非。于是，教士请求院长把这个学士入院时穿的衣服还给他，可院长还是让教士再考虑考

虑，因为学士的神志肯定还没恢复正常。可是，院长再三劝阻也无济于事，教士坚持要把他带走。院长因为教士是大主教派来的人，只好服从了，给学士换上了入院时穿的那套衣服。那衣服又新又高级。学士见自己换上衣服以后像个正常人，不像疯子了，就请求教士开恩让他去同自己的疯友们告别。

“教士也愿意陪他一同去看看院里的疯子。于是，院里的几个人陪着他们上了楼。学士来到一个笼子前，笼子里关着一个很狂暴的疯子，但当时他挺安静。学士对那个疯子说：‘我的兄弟，你是否有什么事要托付我？上帝对我仁慈而又富有怜悯之心，尽管我受之有愧，还是让我的神志恢复了正常，我现在要回家了。依靠上帝的力量真是无所不能，我现在已经完全恢复正常了。你也要寄希望于上帝，相信上帝。上帝既然能够让我恢复到我原来的状况，也会让所有相信他的人康复如初。我会留意给你送些好吃的东西来，你无论如何要吃掉。我是过来人，我告诉你，我觉得咱们所有的疯癫都是由于咱们胃里空空、脑袋里虚无造成的。你得鼓起劲来，情绪低落会危及健康，导致死亡。’

“学士这番话被这个笼子对面那个笼子里的疯子听到了。他本来赤身裸体地躺在一张旧席子上，现在站起来大声问是谁的神志恢复了。学士回答说：‘是我，兄弟，我要走了。我要感谢功德无量的老天对我如此关照，我已经没有必要继续留在这里了。’‘你别胡说了，学士，别上了魔鬼的当。’那个疯子说，‘你趁早留步，待在这个疯人院里吧，免得再回来。’‘我知道我已经好了，’学士说，‘所以没有理由再重蹈覆辙。’‘你好了？’疯子说，‘那好，咱们就瞧着吧。见你的鬼，我向朱庇特^①发誓，我是他在人间的化身，塞维利亚今天放你出院，把你当作正常人，我要为它犯的这个罪孽惩罚

① 朱庇特是罗马神话中的最高的神，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宙斯，掌管雷电云雨，是诸神和人类的主宰。

它，让它世代都忘不了，阿门。愚蠢的学士，你难道不知道我手里掌管着能够摧毁一切的火焰，我说过我是掌管雷霆的朱庇特，要摧毁这个世界就能说到做到吗？不过，我只想用一种办法来惩罚这里的无知民众，那就是从我发出这个誓言起整整三年内，让这个地区和周围地带不下雨！你自由了、康复了，而我还是疯子还有病？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想让我下雨，除非掐死我！’

“在场的人都静静地听那个疯子乱喊乱叫，可我们这位学士却转过身来，握住教士的手说道：‘您不用着急，我的大人，您别理会他的这些疯话。如果他是朱庇特，不愿意下雨，那么我就是涅普图努斯，是水的父亲和主宰。只要有必要，我想什么时候下雨就下雨。’教士说道：‘尽管如此，涅普图努斯大人，您最好还是不要惹朱庇特大人生气。您先留在疯人院里，等改天更方便的时候，我们再来接您吧。’院长和在场的人都笑了，教士满面愧容地跑了。于是，大家又把学士的衣服剥光了。学士仍然留在疯人院里，故事也就完了。”

“难道这就是您说的那个与现在这里的情况极为相似而您又非常愿意讲的故事吗，理发师大人？”堂吉诃德说，“哎呀，剃头的呀剃头的，您这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嘛。难道您真的不知道，将天才与天才相比，将勇气与勇气相比，将美貌与美貌相比，将门第与门第相比，都是可恨的，是最令人讨厌的吗？理发师大人，我不是水神涅普图努斯，我并不是智多谋，也不想让别人把我看成足智多谋的人。我只是竭力想让大家明白，不恢复游侠骑士四处游弋的时代是个错误。在那个时代里，游侠骑士肩负着保卫王国的使命，保护少女，帮助孤儿，除暴安良。不过，咱们这个腐败的时代不配享受这种裨益。现在的骑士呀，从他们身上听到的是锦缎的声，而不是甲冑的铿锵声。现在的骑士已经不像以前那样露宿野外，忍受严寒酷暑，从头到脚，盔甲披挂，并且脚不离马镫，手不离长矛，只求打个盹就行了。现在也不会有哪个骑士从森林里出来又跑进深山，然后再踏上荒凉的海滩。大海上骇浪惊涛，岸边只有一条小船，船上没有桨和帆，没有桅杆，